

2018年，距离1938年11月10日那个被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水晶之夜”的日子已经过去80年了。85年前，也就是1933年5月10日这一天，在柏林以及之后在许多地方书籍都被焚毁，6月31日，美因茨同样未能逃出一劫。

而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统治年代里卡巴莱政治和文学小品（Kabarett），赛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身后发表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德国人的历史”：



诚然，对于所经历的死亡恐惧以及无助，我们无从下手，只能选择无视并且尽量避免让这些经历干扰我们的娱乐生活，就这一点来说，的确有不足之处。我相信，一百年前的年轻夫妇或许更会知道如何应对——或者本身就只是一个充满情爱的夜晚，伴着危险和凄凉。我们并没有想到以此做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将其以卡巴莱小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没有人阻止我们：首先，我们反正也会这样做，其次，尽可能不去想起令人不快的事情。这或许看起来非常冷血和无畏，但是，或许这正预示着我们在感觉方面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薄弱，显示出我们即使在遭受痛苦时也仍然心不在焉。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概括一下，就是这件新近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特点之一，那就是：犯罪事实中没有罪犯，苦难中却没有受难者，所有的此类事情都是在半麻木的状态下发生，在客观的可怕事实背后隐藏着脆弱和令人不堪的感觉本质：谋杀仅仅是愚蠢的男孩子的恶作剧，自我羞辱和道德死亡就如同一件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事件，痛苦的死亡只是“倒霉”而已。

与此同时，我们却因为在这一天的惰性而得到了回报，因为这一偶然事件最终将我们带入了坟墓，这就是那一夜晚的第二个不同寻常的体验。我们来到了德国当时唯一进行了反抗的公共场所——这反抗有一些勇气，有一些滑稽，还有一些优雅。上午，我们看到了普鲁士高等法院四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传统如何在纳粹面前轰然坍塌。

晚上，我们看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不明经传的柏林卡巴莱小品演员光荣而优雅挽救了我们的荣誉。高等法院堕落了。坟墓已经掘好。



沃纳·芬克（Werner Finck）是那个高举作为一名演员的胜利旗帜之人，因为踏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不惧死亡的威胁而与胜利更加接近，这名卡巴莱小品演员毫无疑问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少之又少的荣耀之位。他看上去绝不像是一个英雄，尽管他几乎可以算是英雄，而这也并非出于其本意。他不是革命演员，不是辛辣的嘲讽者，不是手握投石机的大卫。他的内心并无恶意而且充满友善。他的玩笑很柔和，有余音绕梁之感；一语双关和文字游戏是他的强项，他对此游刃有余。人们将他的创造赋予了一个名称，即：“暗藏玄机”——毫无疑问，时间越长，玄机隐藏的就越好。但是，他并不掩饰他的思想。

在绞杀一切善意和友善之地，他始终保留着这份特质。在这份善意和友善之中，“暗藏玄机”就是真正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敢于揭露纳粹的真相——并且是在德国的土地上。在他的表演中，曾经出现过集中营，抄家，弥漫的恐惧感，弥漫的谎言；他对此的调侃中包含着无法形容的安静，忧郁和悲伤；还有着一份异乎寻常的慰藉。

1933年3月31日对他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夜晚。剧场人头攒动，而这些人在第二天就像盯

着一个深渊一样盯着这里看。芬克让他们开怀大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观众如此欢乐。这是可悲的笑声，反抗的笑声，笑声的背后隐藏着麻木和绝望，这笑声让危险靠的更近——而冲锋队没有将魔爪伸向这里，将这个剧院投入监狱，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或许，在这一夜我们即使坐在冲锋队的绿色警车里仍然无法停止开怀大笑。我们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远离了危险和恐惧。

